

知易行難

南方壺

在考高中及考大學，作文所佔的份量均不小，因此中學生不得不在乎作文。或者，更明確地說，在乎作文成績。大家知道，我們的學生孜孜不倦地唸書，大都僅是為了應付各種大小入學考試。我有時跟學生說，要有志向，但考上研究所不是志向。在孟子盡心上篇，孟子曰“君子有三樂，而王天下不與存焉。”同樣的道理，雖不同的階段，人們為不同的目標而努力，但並非每件目標，均宜拿來當志向。準備入學考，或公職考試等，都不過是試圖通過某道門。過了那道門，該做的事才等著你，其實尚未完成什麼工作。因此豈可以通過這類門當志向？只是沒有入學考，學生常就不知該為什麼努力。甚至少了入學考的鞭策，尚有讀書動機的學生就很少。尚還覺得能寫出通順文章，是必備能力的，也不會太多。

有位某大學語文與創作系的教授，最近為文指出，她在演講時，常有學生要求她“用簡單、速成的方法傳授得高分的作文祕笈”。有回她跟學生討論出“動機自然”、“心意誠懇”，和“手法創新”等三點作文拿高分的要訣。獲得要訣，可含笑而退了嗎？沒有。隨即便有學生提問“怎樣才能寫出那樣的文章？”

心在南方

要知有時即使知道成功秘笈，也不一定能做的到。像在金庸的射鵰英雄傳中，陳玄風與梅超風夫婦，從師父黃藥師處，盜得九陰真經的下半部。至於上半部經中紮根基，練內功的秘訣，則絲毫不知。結果梅超風由於修習內功，無人指點，導致走火入魔，落得半身不遂。另外，也可能領略有誤。如梅超風不知練功正法，見到下卷文中說道“五指發勁，無堅不破，摧敵首腦，如穿腐土”，她不知“摧敵首腦”，乃是攻敵要害之意，還道是以五指去插入敵人的頭蓋。於是到處收集骷髏頭。而且，就算秘笈表面看來淺顯，如前面所提，動機自然，心意誠懇，及手法創新，意思再清楚不過，卻可能仍有不知該如何達成的苦惱。此正深度，雖然人盡皆知談吐要有深度，但胡適早就說了，深度這種東西，是沒辦法講的，只能自己去找。如果你有，就有，沒有，就是沒有，但是可以培養。在巨流河一書中，齊邦媛也曾說，文學上最重要的是“格局、情趣及深度”，只是這些都難以用言語來詮釋。所以，追求成功秘訣無妨，但到一個地步，就沒什麼好問了。要問，就是問自己。

在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中，有底下一段：

某一日在山間閒遊，仰望浮雲，俯視流水，張君寶若有所悟，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，猛地裏豁然貫通，領悟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，忍不住仰天長笑。這一番大笑，竟笑出了一位承先啟後、繼往開來的大宗師。他以自悟的拳理、道家沖虛圓通之道，和九陽真經中所載的內功相發明，創出了輝映

後世、照耀千古的武當一派武功。後來北遊寶鳴，見到三峰挺秀，卓立雲海，於武學又有所悟，乃自號三丰，那便是中國武學史上不世出的奇人張三丰。

只是要到處閒遊容易，要猛地裏豁然貫通，可就不易了。但張君寶並非只靠閒遊，他也是下過功夫的。在論語衛靈公篇，孔子說：

吾嘗終日不食，終夜不寢，以思，無益，不如學也。

張君寶豁然貫通，可以是猛地裏，但卻不是憑空的。上述所引倚天屠龍記文字，是緊接在下句之後：

他得覺遠傳授甚久，於這部九陽真經已記了十之五六，十餘年間竟然內力大進，其後多讀道藏，於道家練氣之術更深有心得。

若沒有那十餘年間的苦功，浮雲將只是浮雲，流水將只是流水，可無法讓你若有所悟。

在論語為政篇，孔子說：

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

罔就是迷惘，殆即危而不安。孔子以為學與思要兼具，不能光學而不思，也不能光思而不學。這與金庸描述張君寶創出一派武功的過程，可說如出一轍。

心在南方

所以，怎樣寫好作文，或一般的“如何…”，以及嚴肅些的“研究論文寫作建議”等，這類大哉問的答案，聽聽即可，不需視為葵花寶典。想在某方面有所提昇，有所突破，還是要仰賴自我的學與思。那是否有志者事竟成？或人皆可以為堯舜？也沒那麼容易。最終便如胡適講的，如果你有這種能力，那就有；若沒有，就是沒有，無法強求。靠明師指導，靠自我努力，是可能把天賦誘發出來。若能達到天賦的極大值，就謝天謝地了。不要不知足，還嚮往什麼有為者亦若是。

學期中，有某單位找我在七月中旬，給一談科普寫作的演講。後來看到他們的海報，知道此乃一為期兩天，主題是“尋找科普接班人”的研習營。兩天中共有八場演講，當然我只需給一場。相信聽眾都是對科普寫作有興趣者。雖個人經驗有限，但既然答應了，只好野人獻曝，給出一些我以為的原則。講後，若有聽眾問“怎樣才能寫出那樣的文章？”我將告訴他，動筆就是。(99.7.2)